



京 剧

六 神 无 主

本 社 編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232

中国民间故事



中国民间故事

六神无主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〔京 剧〕

六 神 无 主

本 社 編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• 1958 •

內 容 提 要

“六神无主”写中国人民的干劲冲天，使六神无法存身，最后給声势雄壯的东风，把他們送到西方去。

“四万三千斤”写繁昌县东方紅三社大搞試驗田，要求多产粮食，降伏了稻王的故事。

〔京 剧〕

六 神 无 主

本 社 編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陕平路155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94号

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書号 0294

开本 787×1092 耗1/36 印張2/3 字数11,000

1958年12月第1版

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4,000 定价(六)0.07元

目 次

- 六神无主 簡 志 (1)
- 四万三千斤 郭坤泉 馬 科 (14)

六神无主

[京 劇]

簡 志

人 物：穷神——丑臉、丑三、破方巾、破紅綢、黑褶、腰系草繩、破鞋、手持破黑折扇。

財神——金臉、黑滿，歪戴金踏鐙、紅綢(半边)、黑开髻、黑靴、手捧紅盘內放元宝，上写“招财进宝”四字。

瘟神——靛臉、紅耳毛、紅扎、歪戴相貂豎翅、紅綢(半边)、綠軟靠、黑靴、手執断狼牙棒或断鞭。

山神——黃臉、折断了叉头套、紅耳毛、虎皮肩裙、裹腿、跳鞋、手執单八角錘，上写“三山五岳”四字。

門神——素臉倒挂眉、黑三、歪戴荷叶盔、紅綢(半边)、紅靠靠旗两面、黑靴、左右腰間倒挂双劍。

灶神——灰丑臉、五絡新式髻口、九梁巾、紅綢

(半边)、女蟒斜套角带、朝方、双手捧圭，
上写“东厨司命”四字。

幕 启：后台人声鼎沸，鑼鼓喧天，其中有工农群众的欢呼声、歌唱声、杭育声、秧歌声，以及拖拉机的隆隆声，等等。这些声音交織在一起，形成一股万馬奔騰銳不可当的热潮。接着火花閃閃，风声大作。(用打击乐器打出呼呼的风声)

〔旁神幕內“阴嗽”一声，小鑼一記，在大风中搖搖晃晃，飄飄蕩蕩，抖索而上。〕

旁 神：真乃好大的风也！

(念詩)盘古以来第一旁，

別人倒运我亨通，

岂知旁运今朝尽，

却在天边喝冷风。

我乃旁神是也。从来到一处，旁一处，专与旁人为伴，叫他旁得无衣无食，卖儿鬻女，还是不肯放松一步，直到他旁死才罢。想当年有个韓文公只为时运不济，潦倒在长安，他恨透了我，在大年三十晚上，做了一篇“送旁文”，想把我送走，可我没舍得丢开他老人家，照旧跟他打上了一辈子的交道，直到雪拥兰关，他老人家嗚呼哀哉，我才含笑而别。自古以来，被我这么折磨死的，也数不尽有多少万人。不想到了这个年头儿，世道变了，神

州赤县人人都成尧舜，遍地都是黄金，庄稼一年翻几番，堆得象小山似的，棉花长成了树，超过美国，成了世界第一位。不论男女老少，个个丰衣足食，有的地方还吃饭穿衣不要钱。这一下不打紧，我的神通全都使不出啦！本想上天去，奏请玉帝改派差使，只因玉帝素来跟穷人过不去，见我无法压迫穷人，上去恐怕难以交差，万一玉帝降下罪来，如何担当得起？无可奈何，只得在天涯海角，飘飘荡荡，无处归宿。看将起来，今几个我才真穷尽穷绝了！也罢！早晚总是个完，不免寻个处所，自尽了吧！

(唱“西皮摇板”)

看神州尽富庶五谷丰登，
倒教我这穷神无处投奔，
没办法我只得(哭头)找个自尽，
玉帝爷啊——

〔解下草绳，准备自尽。〕

〔财神内叫：“且慢！”七字锣上，“跳财神”，最后无力地向前扑倒。穷神欲上前搀扶，见元宝，即缩手。财神爬起，神气索然。〕

财 神：(接唱末句)

叫穷神我与你一同归阴。

穷 神：您是财神爷不是？

財神：不錯，正是小神。

窮神：哈哈！這倒奇啦！財神爺也要尋短見？

財神：你要死，難道就不許我死？—你又何故要尋短見？

窮神：我是窮神，幾千萬年，仗着一點兒神通，專叫別人窮。如今人間豐衣足食，我就無法可施，這才窮途末路，尋個自盡。您又為什麼要死吶？

財神：我也為了人間豐衣足食，無法可施啊！

窮神：不對，不對！人間豐衣足食，不是您給使了神通，叫他們大發財源的嗎？

財神：窮神爺啊！

(唱“流水”)

我本是執掌的五路財運，
只叫那富豪家日進斗金。
那知曉如今的世道變盡，
再無人想發財來動腦筋，
一個個忙生產勞動勤懇，
為的是大家好不為個人。
好教我財神爺無計可逞，
因此上來與你短見同尋。

窮神：哦！

(唱“搖板”)

你是財神我是窮，
本來水火不相容，

今日一齐把命送，
只为无法显神通。

既然如此，咱俩一同上吊吧！

財神：好！——哎！这小小一条草繩，怎么吊得死你我两个？

穷神：不错！这小小一条草繩，怎么吊得死咱哥儿俩？这怎么办，把草繩打个圈儿，咱俩一人套一头，你勒我，我勒你，不就都完蛋了吗？

財神：言之有理，你我套将起来。

〔两人把草繩圈套在脖子上，碾磨似的直打轉。〕

〔突然，瘟神在内大吼：“呸！（一鑼）尔等何人？看俺瘟神来也！”〕

〔穷、財在“呸”字一鑼上，綳断草繩，双双跌坐地上。〕

〔急急风，瘟神冲上，揮动狼牙棒，舞蹈。〕

〔穷神在瘟神舞蹈中爬起，扶起財神，耳語。〕

穷神：这是瘟神爷啊？

財神：果真是他。

穷神：謝天謝地，咱俩有了救了。

財神：有什么救？

穷神：別忙！一同上去，找他說話。

〔穷、財各扯瘟神一臂。〕

穷財神：瘟神爷，搭救搭救！

〔瘟神甩去两人。〕

瘟神：呸！你們要命，不找旁人，反來找我瘟神，豈不是找死嗎？

窮財神：我等原是找死啊！

瘟神：你們是——窮神、財神？

窮財神：不錯！

瘟神：嗨！你這窮神，人窮志短，還則罷了。你這財神，手捧大元寶，因何也要找死？

窮財神：只因世道大變，我等神通，無法施展，惟恐玉帝降罪，故而欲求自盡，怎奈一時又死不了。瘟神爺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圖呀！

瘟神：我被你們弄胡塗了！你們當真要死，還是要生？

窮財神：實實的要死。自己死不了，望求瘟神爺高抬貴手，降下瘟疫，好叫我等得病而死，也算是個善終。

瘟神：（叫頭）啊呀，兩位神爺！不提起降瘟便罷，提起降瘟——

窮財神：那是瘟神爺的神通廣大！

瘟神：咳！一言難盡！

窮財神：怎麼唉聲嘆氣的？

瘟神：（唱“原板”）

提起了降瘟事羞慚滿面，
尊一聲兩位神爺細聽我言。
想當初奉玉旨把瘟疫布散，

看千村与万户渺无人烟，
縱有那神医手华佗卢扁，
也只得束手无策难把命延。
不想道六亿人(轉“快板”)威力施展，
竟把那血吸病断絕根源，
倒叫我茫茫的似丧家之犬，
无处所可投奔好不凄然!

穷 神：(唱“搖板”)

听瘟神一席話令人心慘，

財 神：(接唱下句)

俺三人原来是同病相怜。

〔三人相持而哭。〕

穷 神：啊呀瘟神爷啊!

財 神：啊呀穷神爷啊!

瘟 神：啊呀財神爷啊!

穷 神：咳! 事到如今，哭也白哭啦，倒不如找找別位神
爷，商議商議，再作道理。

財 神：言之有理，你我就此前去找寻!

〔两望門。〕

穷 神：远远望見，山神爷来了!

山 神：(內唱“倒板”)

急急忙忙胡乱闖——

〔走馬鑼鼓上，“跳魁”，脚步带踉蹌之态，錘子落地，

拾起再跳，跳了又落。

〔穷、财、瘟等神不待他跳毕，喝住。

穷 等：别跳啦！瞧你的头都剩一半儿啦！

山 神：（摸头）啊呀！

（唱“搖板”）

半边头儿在何方，

手执铜锤往前撞——

〔扫头，乱打三人，锤子被夺下。

穷 等：还逞什么威风！你这半拉头颠掉那儿去啦？

山 神：列位神爷有所不知。想俺山神，奉了玉帝之命，掌管三山五岳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，誰人不知，那个不怕！

穷 等：别尽放狼烟大炮啦！如今怎么样呐？

山 神：咳！不想如今，时去运转，六亿人民，大喝一声，叫道：“河水让路，高山低头，我来了！”

穷 等：他们来了，又怎么样呐？

山 神：什么钻探机、开山机、风镐、洋镐、锄头、铁耙——只听得一阵的稀里哗啦，我就将头一挺——

穷 等：好硬！

山 神：嘿！垮了！

穷 等：垮了？啊呀呀！

山 神：啊呀呀！

穷 等：啊呀呀！

山 神：哎！叫我好恨！

穷 等：你恨着誰来？

山 神：恨只恨門神、灶神，他們两个，太无义气了！

穷 等：怎見得門神、灶神无有义气？

山 神：想我等四位神爷，不上不下，不生不死，只落到这
般田地。那門神、灶神，他們倒是安然不动，也不
前来搭救你我，岂非太无义气了？

穷 等：照啊！如此把他們找来，問一个明白。

〔四神分作两列，向內高叫。〕

众 神：呔！門神、灶神那里！

〔門神內叫：“来也！”四击头，上，亮相。場面接打长
錘，但門神突然下場，場面收住。〕

众 神：怎么才来又走了？

〔門神从幕內拖出灶神。灶神閉目入睡，手捧肚子，脚
步歪斜，有气无力，被拖至台中，一言不发。众左右
分立，面面相覷。〕

众 神：这是为何？

門 神：列位听了！

（唱“二六”）

我与灶神相依并，
消受香火万千春，
他本是奉玉旨东厨司命，
我这里仗威风鎮守門庭。

自从人間破除了迷信，
路不拾遺共庆升平，
拆鉄門煉鋼鉄我只好逃遁，
險些儿被燒死一命归阴，
东奔西走好不困頓，
我两人早已是无处把身存，
煤爐下、弄堂口暗中藏隱，
只落得朝朝暮暮、冷冷清清、叫我痛伤心！

(轉“快板”)

又誰知食堂來辦定，
再不用家家把火生，
集体生活團結緊，
人民公社大家庭，
因此離了人間境，
不知何方可投奔！

众 神：如此說來，他們也都完了。

穷 神：喲！您唱了老半天，怎么灶神爷睡着了還沒醒呐？

众 神：亏他好睡！

穷 神：待我來弄醒他。

(穷神在草繩上拔下一根草，撥弄灶神的鼻孔。灶神
“阿嚏”一聲，醒了過來，雙手亂擺。

灶 神：(有氣無力長嘆一聲)唉，我好餓呀！

众 神：奇哉怪也，灶神爷生受人間烟火，怎說肚子餓！

旁 神：八成儿在說梦話呐！

灶 神：什么梦話！我有好多天沒有吃东西啦，自从人間办了食堂，把灶头拆掉，灶神撕掉，我无有东西好吃，只好上天去想想办法。

众 神：喔！上天去？

灶 神：嗯！可不是！是我进了南天門，只見空悠悠的毫无动静。

众 神：想是在灵霄宝殿議論大事。

灶 神：是啊！我也这么想呐。我直奔灵霄宝殿，上得殿去，四下一望，就見了——

众 神：玉帝爷？

灶 神：一座宝殿！也是空悠悠的一座宝殿！

众 神：玉帝呢？

灶 神：誰知道啊？

众 神：你就該打探才是！

灶 神：一个影儿也沒有，問誰去？后来我一拐弯儿，到了瑶池。

众 神：王母娘娘可在？

灶 神：也沒在。

众 神：那里去了？

灶 神：只剩架上一只鸚哥。它瞧見我就說啦：（学鳥語）“灶老头子，灶老头子——”

众 神：什么灶老头子？

灶神：那鸚哥管我叫“灶老头子”嘛！（仍学鳥語）“玉皇爷、王母娘娘早就被人赶跑啦！你还来干吗呀？”
（說完手捧肚子，作飢餓狀）

众神：啊呀！玉帝王母，都被赶走了！怪不得你我神通，无法施展了。只是你我今后如何是好？

灶神：嗨！这有个名堂呐！

众神：什么名堂？

灶神：这叫做“六神无主”哇！

众神：哎！看你这老儿，还说笑话！

灶神：什么笑话？玉皇爷给赶走，我们无处投奔，岂不是六神无主。如今你们不用着急，我倒有个拙见在此。

众神：有何卓见？快快讲来！

灶神：眼看呐，神州赤县不是你我耀武扬威之处了，可是西方有些个国家，跟这儿大不相同，富人压穷人，大鱼吃小鱼，自私自利，人欲横流。只要你我迅速前往，正是大有可为呐！

众神：喔！有这等地方？如此你我一同前往！

〔众欢跃，正欲舞下，忽然歌唱声、枕育声大作，场面又起风声，一种万马奔腾的气势，吓得众神东倒西斜。〕

众神：啊呀！好大的风！这是什么风呀？

〔灶神摇摇欲坠。〕